

钟步全南昌起义时佩戴的党徽

1927年8月1日,南昌城头一声惊雷,开启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新纪元。  
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日。金戈铁马,烽火硝烟沉淀在历史的深处,却从未褪色。那些散落在岁月长河中的革命文物,每一件都是历史的“活化石”,更是初心和信仰的见证。重温“八一”往事,走进历史现场,聆听惊雷的回响,感受不朽的军魂。

——编者按

## 见证南昌起义伟大开端

### ——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“八一”文物

袁若晨

1927年8月1日凌晨,南昌城头的枪声,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。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,贺龙、叶挺、朱德、刘伯承等率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。经过4个多小时激烈战斗,全歼守敌3000余人,占领了南昌城。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也从此诞生。

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,一组文物静静镌刻着1927年那段风云激荡的革命岁月。

#### 一声枪响——南昌起义朱德使用的手枪

朱德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中使用的毛瑟手枪,型号为警用型德国造毛瑟M1896短管手枪,枪号592032,口径7.63毫米、枪长26.3厘米、枪管长10厘米,有效射程50米,10发固定弹仓供弹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毛瑟手枪批量进入中国,有数十万支装备于各派军队之中,朱德一直配用此枪。

1927年7月中旬,中共中央作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,朱德因对江西情况熟悉、工作条件便利而被派往南昌做起义准备工作。8月1日,朱德率领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参加南昌起义,作为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,他携带着这支手枪进行战斗,直到南昌起义胜利。

起义成功后,朱德在这把毛瑟手枪的枪身刻下“南昌暴动纪念 朱德自用”十个字,不仅是对这一伟大事件的纪念,更是一个共产党员确立初心、追求真理的真实记录。此后,这支手枪又伴随着朱德度过了几十年辉煌的军事生涯。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筹建陈列室时,从朱德处征集此枪,1959年移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并展出。

#### 笔墨定局——周恩来办公室内文具

江西大旅社位于南昌市中心,作为南昌起义总指挥部,中共前敌委员会在这里成立。在指挥部周恩来办公室内陈设的文具——一个瓷笔筒、一方墨砚、一只瓷印盒,便是人民军队建立之初,那些伏案日夜的见证。

大革命失败后,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,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,中国革命面临生死绝境之际,时年29岁的周恩来奔赴南昌,扛起武装起义的重担。1927年7月27日,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正式组成,中共前敌委员会经过激烈斗争,克服张国焘的阻



朱德在南昌起义时使用的毛瑟M1896短管手枪



周恩来在南昌起义时使用的墨砚



南昌起义后贺龙发布的《告全体官兵书》

挠,毅然决定于8月1日发动起义。

南昌起义期间,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起义领导人在军事、政治、组织、纪律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实践与探索。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,起义部队没有先进武器装备、没有成熟作战体系,从研判战局、草拟作战方案,到整编部队、下达作战命令,一系列关乎革命走向的关键决策、谋划部署,都留存于这套文具的岁月印记中。

## 一件文物 一段青春

### ——冷相佑烈士文物入藏与英名“归队”记

陈海洋 刘燕

2021年7月,南昌起义参加者冷相佑的孙子冷言军及其亲属从山东兰陵来到南昌,将家人珍藏了94年的烈士遗物,郑重地交到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工作人员手中。那是烈士冷相佑生前批注过的书籍、临摹过的拓片、报考黄埔军校的作文手稿……这些穿越了近一个世纪风雨的物件,终于回到了英雄当年战斗过的城市。

#### “黄埔硬骨头”

冷相佑,1903年出生于山东郯城县青竹村(今属兰陵县)。1924年春,21岁的他告别新婚妻子,奔赴上海参加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初试。那一年,黄埔军校招生是秘密进行的。3月14日,冷相佑到达上海环龙路44号参加考试,考官是毛泽东。同年5月,他被录入黄埔军校一期步兵科,编入第四学员队学习。

在黄埔军校自填的“入学原因”一栏中,冷相佑写下了一段掷地有声的文字:“为学习军人知识,锻炼军人体格,以冀将来推翻列强帝国主义,打倒国内军阀,完成革命主义之目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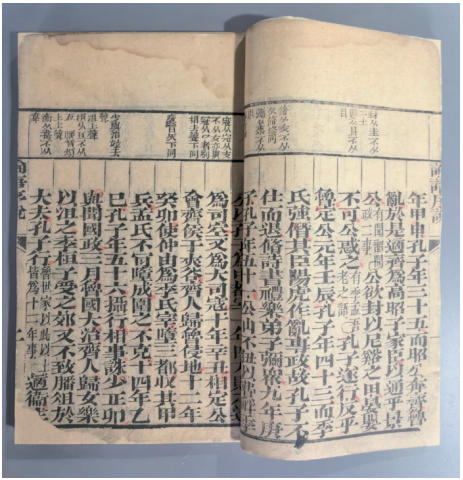
这份家国情怀,不仅写在了纸上,也刻在了他短暂而壮烈的一生中。1924年7月,经陈唐介绍,冷相佑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此后,他参加了第一次东征、第二次东征以及北伐战争。1927年8月1日,他率领军队随第二十军参加了南昌起义。起义后,部队按计划南撤。9月下旬,为掩护周恩来、贺龙等领导的主力部队撤退,冷相佑奉命率700余名教导团官兵,在潮州竹竿山阻击敌军9000余人。终因弹尽援绝,腹背多处中弹,壮烈牺牲,年仅24岁。

周恩来总理称他为“黄埔硬骨头”。

#### 一次郑重的托付

冷相佑牺牲时,他的儿子冷承备尚在襁褓之中,一生从未见过父亲的模样。在此后的94年里,冷氏后人将烈士的遗物一代代传下来。这些物件承载着一个家族对先辈的思念,也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

“我们希望后人都能继承先烈的遗志,学习烈士坚定跟党走的精神。”冷言军在捐赠仪式上表示,虽然这些遗物很珍贵,但将爷爷的遗物捐赠给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,能使这些物品得到更好的保护,也让更多的人



冷相佑阅读过的书籍

从中受到教育,从而传承红色基因,弘扬革命精神。

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熊艳燕表示:“这次捐赠的物品对我们馆有很重要的价值,不仅可以充实烈士纪念馆馆藏和展示的内容,还能发挥‘褒扬先烈、教育后人’的革命传统教育作用,引导全社会形成尊崇先烈、学习英烈的良好氛围。”

#### 一个名字的“归队”之路

冷相佑的名字,其实早在纪念馆筹建之初就曾进入过追寻者的视野。1956年,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筹建之际,陈列组组长凌家传为寻觅起义参加者资料,终日“驻守”在中央档案馆。一天,“冷相佑”这个曾在南昌起义资料中出现过的名字映入他的眼帘。然而,由于史料匮乏,这个闪光的名字一度沉寂于历史尘埃之中。

从建馆初期确认的104人,到建军70周年时的290人,再到80周年时的858人,90周年时的1042人。每一次数字的跳动,背后都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工作人员走遍大江南北的考证与追寻。

2024年8月1日,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公布了8位新增南昌起义参加者,名录至此增至1186人。新增的8人

#### 一纸明志——贺龙《告全体官兵书》

《告全体官兵书》,长56厘米,宽41厘米,油印。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侵蚀,纸张早已泛黄,左下角残缺,中间有零星残洞,但字迹仍清晰可辨。

起义胜利后,起义军按照中央计划于8月3日至5日陆续撤离南昌,南下广东,途中遭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,战事频繁,行军艰苦,部分官兵思想动摇。作为南昌起义总指挥的贺龙,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,但他一直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一边。8月中旬,贺龙以兼代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名义拟定《告全体官兵书》,在江西瑞金一带正式印发。

《告全体官兵书》约2000字,阐明了南昌起义“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”,目的是“实行土地革命,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”。揭露蒋介石、汪精卫、唐生智反革命“清党”、屠杀工农的罪行。要求全军统一思想、严明纪律,鼓舞官兵克服困难、坚持革命。它所阐述的革命主张,初步勾勒出人民军队的初心,正如文末“革命成功,定在不远”的呐喊,昭示着革命低潮的寒冬即将过去,革命高潮的春天即将来临。

#### 征尘满身——起义群像

南昌起义的胜利,绝非少数将领的孤军奋战,而是共产党人坚守初心、起义部队奋勇冲锋、工农大众同心支援的集体胜利。

起义枪响后,广大党员身先士卒、冲锋在前,成为起义部队的骨干力量。战士钟步全在起义中佩戴的一枚直径3厘米的铜质党徽,便承载着早期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。

在起义筹备及作战期间,部队军需物资极度匮乏。为保障部队建制完整、规范军队风貌、满足行军作战需求,当地群众主动捐献机具、出人出力,日夜赶制军装、缝制领标、修补军需物资,为起义部队顺利作战、转战前行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。

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南下途中,又遇酷暑难耐、物资短缺、强敌围追。官兵们只有简易的随身装备,一个挤压变形的水壶、一个布包,便是全部家当。就这样风餐露宿、日夜行军,历经无数次艰苦战斗。

这些质朴的物件,是革命信仰扎根基层、凝聚力量的实物载体,是军民一体、倾力支援的生动缩影,是人民军队艰苦奋斗、纪律严明的作风见证,它们共同刻画出那个不眠夜里不可磨灭的鲜活群像。

南昌城头的枪声早已融入历史长河,但一件件革命文物历久弥新。它们向每一个俯身靠近瞻仰的人,述说百年前那个石破天惊的凌晨,那些或许没有被提及名字的身影和一个“伟大开端”的故事。它们见证了人民军队从无到有、从弱到强的奋斗征程,也必将见证人民军队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。

(作者单位: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)

中,有中共早期党员,也有为国寻出路、投身大革命的热血青年;参加起义时,他们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。

而冷相佑的名字早在多年前就已镌刻在纪念馆的墙壁上,被每一位前来参观的人所瞻仰。2021年,烈士冷相佑遗物的入藏,让这个镌刻在墙上的名字变得更加丰满、更加立体。从“有名”到“有物”,从“被记住”到“被看见”,冷相佑不再只是一个名字、一行文字,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——会写一手漂亮的“蝇头小楷”,会习武练拳,会为国家的命运而忧思。

#### 文物归馆,英名入列

冷相佑的故事,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“八一追寻”活动的一个缩影。这场名为“八一追寻”的活动,不仅是一场纪念,更是一次关于“回家”与“铭记”的漫长对话。

近年来,越来越多的起义参加者后人将家传珍藏捐赠给纪念馆。2023年,陈平山的孙女陈卢瑞珠捐赠了陈平山在起义时使用过的铁皮箱;同年,黄克健的外孙黄嘉馨从重庆前往南昌,捐赠了黄克健烈士家属证明书等珍贵文物;2024年,叶万鹤的后代捐赠了先辈在抗战时期使用过的饭盒;2025年,黄日三的后代再次捐赠了9件珍贵物品。

每一件文物的入藏,都与一个名字的确认或核实相伴而行。文物是历史的物证,名录是历史的姓名。当文物归馆、英名入列,历史便不再是冰冷的档案,而成为血脉的共鸣。

#### “你若记得,我便活着”

冷相佑牺牲时只有24岁。他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,没有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成为现实。但他的后人替他看到了,替他记住了。当冷言军将爷爷的作文手稿、拓片、书籍交到纪念馆工作人员手中时,那不仅是一次捐赠,更是一次跨越94年的“相见”——让父亲、爷爷、曾祖父的形象,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
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名录墙前,时间仿佛是折叠的。1927年的枪声与2026年的誓言在此处交叠。那些被找到的名字,是一枚枚勋章;而那些仍在途中的名字,是催人奋进的号角。

“相较于两千多名起义参加者的总人数,追寻之路依然任重道远。”但八一寸护人的脚步不会停歇。因为只要还有人记得,英雄就永远年轻;只要还在追寻,那簇名为“八一”的火种,就将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。

正如那首献给起义先辈的诗所言:“你若记得,我便活着。”

冷相佑的文物入藏了,他的名字在名录墙上熠熠生辉。而更多的“冷相佑”,仍在被追寻的路上。这就是“八一追寻”最动人的答案。(作者单位: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)



《南昌起义》黎冰鸿作 布面油画 1959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
中国国家博物馆的“复兴之路”基本陈列中,一幅宽两米六、高两米的布面油画前,总是围着最多的人。画面定格在1927年8月1日黎明时分,深紫蓝的夜幕下,江西大旅社门前的壁灯透出暖橙色的光,照亮了台阶上一张张刚毅的面孔。这就是黎冰鸿1959年创作、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《南昌起义》。

这幅画之于八一建军节的意义,远不止一张标志性的“配图”。南昌城头的枪声犹如“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”,这幅画恰好将“闪电”之前的“蓄势”凝固为永恒的视觉符号。几代中国人在历史教科书上初次了解南昌起义,就是从这幅画开始的。

#### 定格建军起点的伟大时刻

这幅作品表现黎明前的夜晚,指挥起义的几位领导人作最后部署的场景,画面中五位领导人周恩来、朱德、贺龙、叶挺、刘伯承处于靠左的位置,在灯光与台阶的烘托下,居于画面的视觉中心。五位起义领导人位于台阶之上,与台阶下凝神聆听的官兵,形成一种“环绕式”的构图。

黎冰鸿没有选择描绘打响第一枪的战斗场面,而是选取了“弯弓待发”的前夜——战斗前的动员比爆发本身更耐人寻味。在色彩处理上,他以深紫蓝铺陈夜色,又以门灯、壁灯的暖橙光晕打破冷寂,远处天际的一线灰蓝预示着黎明将至。画面最右侧的马匹旁还有一抹篝火的微光,几处暖色交相呼应,烘托出大战前的肃穆与紧张。地上的碎纸片、战士缠着绷带的手臂、锃亮的步枪,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:这是一场破釜沉舟的决断。

画家靳尚谊曾就这件作品的构图和风格做过深入阐述。他认为,周恩来位于整个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,左手叉腰、右手举起,显示了对起义胜利的信心。周围的起义士兵手持武器,神情坚定,再加上画面整体色调偏冷,烘托出严肃而紧张的气氛。起义集会地江西大旅社的基本外观与环境表现得精准明确。远处微微亮起的天空,预示着起义将给中国带来一片光明。

#### 一生三绘《南昌起义》

很少有人知道,黎冰鸿一生三绘《南昌起义》。1960年,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馆在即,黎冰鸿应邀再作一幅《南昌起义》。1977年,为纪念南昌起义暨建军50周年,黎冰鸿第三次应邀创作同题作品(又名《欢呼胜利》),该画作收藏于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。

黎冰鸿(1913—1986),广东东莞人,生于越南鸿基。童年放过牛,当过裁缝学徒,16岁辍学后在照相馆谋生,晚上给人画肖像。1931年,他在香港师从油画大家李铁夫,打下坚实的写实功底。抗战爆发后,他加入“香港青年回国服务团”,奔走于粤湘黔桂,用画笔为救亡图存呐喊。他在自传中写道:“在国难当头的时候,搞艺术的不能只追求唯美主义,必须投入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去。”1946年赴苏北解放区参加新四军,见证了革命武装的来之不易,真切读懂了共产党人的坚守与担当。1953年,黎冰鸿调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(中国美术学院前身)油画系主任,从此转向教学。他将绘画技巧归纳为“意、章、形、色、笔”五字诀,要求学生“创作要有真情实感”,油画要具有中国风貌和民族特色。

为了创作《南昌起义》,黎冰鸿两赴南昌实地考察。他住在江西大旅社旧址,在地板上打地铺,切身感受当年起义前夜的氛围;对历史人物的造型、服装、道具做了大量素描和油画写生,甚至专门分析夜色灯光的色彩与光影效果。黎冰鸿的学生、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金山石回忆:“他甚至对起义时夜色灯光、色彩和光影效果也作了分析研究。”这种近乎考古式的创作态度,让画面中的江西大旅社外观、人物服饰、武器配置都经得起历史推敲。

“《南昌起义》无疑是黎冰鸿一生的重要代表作。他创作的三幅同名大画,前后历20年,始终锲而不舍、精益求精。据说黎先生为了创作好这件作品,一直追溯到井冈山,从革命的圣山遥望这千古一枪,真切感受历史的现场。”在黎冰鸿的学生、中国美术学院原院长许江看来,黎先生将自身感悟融入这一历史瞬间,最终造就了这件经典之作。

#### 历史画无可替代的价值

相较于文字史料,历史画有着无可替代的艺术感染力和传播力,让人得以沉浸式触摸历史。

南昌起义没有现场实景照片,黎冰鸿的这幅画作填补了空白,被长期载入全国中小学历史教材,广泛应用于八一纪念宣传、党史军史教育等场景,将1927年那个决定性的夜晚转化为一部视觉史诗。

美术评论家张晓凌认为:“历史画要以科学实证为起点,凭借想象与虚构,在审美叙事中建构出具有历史象征性的画面结构——它比文献的‘历史真实’更典型、更概括,是艺术家创造的更高级别的‘艺术的真实’。”在作品《南昌起义》中,体现了画家处理“历史真实”时的巧妙构思。

画面中,绝大多数人物的朝向、神情与周恩来密切相关,这既反映了将士们受到感召而内心激荡,又折射出大家对于周恩来作为核心领导及精神中心的信服和拥护。由此,黎冰鸿或许想表达南昌起义的筹划、发动、南下和奔赴井冈山,所有的军事行动都是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指示进行的,起义部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,确立了党对部队的政治领导,创建了一支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。

凝结于作品中的精神力量是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灵魂。油画《南昌起义》不仅记录历史,更是讴歌英雄先烈、传递革命精神的载体。当一代代观众站在画前,与画中那些紧抿的嘴唇、灼灼的眼神相遇,1927年8月1日那场“划破夜空的闪电”,便不再是教科书上的一行铅字,而成为可以感知,可以共鸣的精神印记。

九十余载岁月流转,南昌城头的枪声早已远去,但画布上定格的初心和信念,始终熠熠生辉。

三版、四版责编: 续红明 丁淑娇 李 端